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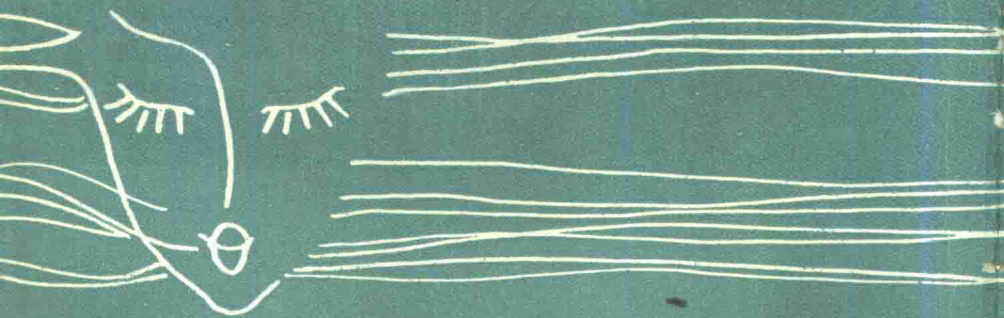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少女的心路

朱秀娟 著



少女的心路 一个少女的心路

秀娟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朱秀娟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朱秀娟著



一个少女的心路

朱秀娟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◆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0 印张 插页 2 217 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699000 册

ISBN 7-219-00489-3/I·118

定价: 2.30 元

台湾现代女性的心路标志

——读《一个少女的心路》

《一个少女的心路》是台湾当代年轻女小说家朱秀娟女士的长篇名著。读后感到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有胆有识，可歌可颂，为台湾现代女性树立了新形象。小说是以台湾现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变化为背景，作者利用手中的笔，创出了一个具有顽强性格，充满豪迈气概的新女性主人翁林欣华。她由一个被人瞧不起的高考落榜女生，坚决不走凭姿色找个有钱的丈夫，作一辈子人生配角的路，她经过刻苦努力，冲出男人为她设下的一次次荣华富贵的陷阱，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位名震台岛内外的女企业家。

近二十年来台湾的经济发展变化比较大，商品化、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形态更见明显，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结构的改变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暴露更加突出，人们对于各自道路的选择与以往也有很大的差别。人与人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，从求学时期就已开始，到了社会更显得多种多样，特别是女性普遍参与竞争。朱秀娟所著的《一个少女的心路》，诠释了这个时代，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。小说故事，是从一个参加大学联考落榜生开始，在知识爆炸的现代，进不了大学这个门槛，几乎注定了无法驰骋于无边的绿

野，那怕是矫健的良驹，也只好局限在被自己和别人认可的小圈内活动。而书中的女主角却不然，她不再试图挤进这窄槛内，另辟一条道路成为她继续前行的诱因，那便是在工作上求表现。她彻底放弃了单以文凭鉴定能力的观念，把全付精神和力量，集中投资，她由最起码的打字员开始做起，不断吸取工作所需要的知识，虚心为工作而刻苦学习，最后，做到独当一面，负责整个公司成败的总经理，并在国际贸易的战场上争取客户如探囊取物，让很多在学途上顺利前进的同学望尘莫及！她的努力，不仅说明了“祸福倚伏”的自然规律，也强调了人性中“虚而不屈”的创造力。

虽然女主人翁林欣华个人的努力奋斗，辛勤耕耘，在纷纷扰扰的人群中，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，而相信学历即能力的观念，仍夹杂在这个时代的上层，于是林欣华的工作职权被学有专长的取代了，这本是这种社会整体发展变化中的自然过程，而作者却点出了这个问题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，未必都能摆脱人性共同的弱点，特别在功利抬头的台湾现代社会，基于自身的利益，不惜牺牲他人，甚至置公司利益于不顾，以致把原本稳固的基业搞得人心涣散，形态倾危。而作者塑造的林欣华可贵之处，并不在于自修的学力超越了专家学者，而在她的工作职权被解除后，本可带走一些客户自起炉灶，可是她并不采取恶意的报复手段，必要时还是为公司利益出力，在这个无时无刻不与人纠缠，或受外界支配的环境中，能摆脱这些纠缠并保持超逸的眼界，这种胸怀与气质，乃天性之至刚至强，始能具体表现出至柔至弱的修为。林欣华并不是圣人，她面对环境的转变，也有一段心路历程，她的步伐却极其平凡而自然，她的脚印好似留给这个社会一面镜子，使人们可以站在镜前，自己加以反思。

作者塑造的林欣华，她虽然努力学习，负责尽职，且有驾凌知识以上的智慧，毕竟她只是这种社会成员之一，自然也遭遇到一般女性在这种社会中相同的难题，主要是爱情婚姻问题。眼看着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步入结婚礼堂，没多久又气质败坏的闹着离婚。这种现象，是经济发展变化带给台湾社会的副产品，在过去传统的观念里，个人劳动（劳心或劳力）的报酬，通常是由家属亲戚多人来分享，而今天个人价值观念的提升，使生产与分配的形式改变，致家庭观念变得淡薄或缺乏约束力，家庭分化，夫妇离异率增高，对此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弊端，既无法避免自不必讳言，问题在于如何弥补这个日渐扩裂的罅隙？《一个少女的心路》自始至终就环绕这一问题作探讨，林欣华的婚姻，就发展于觉与不觉之中，这种进展运动是安宁平静的，是水到渠成的，故能生成为珍贵的爱情。整个故事，便是“安以动之徐生”演绎。

总之，《一个少女的心路》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，很有时代感，它反映了台湾现代社会的复杂矛盾。作者以其妙笔通过描述仅有高中程度的女主角林欣华，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打字员，到掌握一家数一数二外贸公司的整个营运，从边学边做，不断充实，到叱咤商场，扬名台岛内外；其间的奋斗经过，成功事迹，刻画入微，从而塑造了一个有恒心、有见识、有创造力、有成就的新女性典型；故事新颖曲折，文笔清新流畅，使人印象深刻，令人赞叹，值得一读。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朱秀娟的名作，在台湾出版后，成为轰动文坛的畅销书。

作者以台湾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，着力描写了一个美丽的有胆有识的新女性林欣华。她大学联考落榜后，不以姿色为资本去做有钱人的附属物，也不甘于仅作人生的配角，而是几经拼搏，自强不息，冲出男人为她设置的种种陷阱，最后成为一位名震台岛内外的女实业家。

小说故事新颖曲折，文笔清新流畅，写出了人物的命运波折和感情纠葛。有时代感、现实性，读后令人赞叹，发人深思。

责任编辑：陆里

封面设计：张兴动

空气凝结着兴不起一丝风凉，树梢头的蝉鸣吵得象拚命，红砖铺成的行人道一阵阵向上发散着热气。虽然已是入夜时分，盆地型的台北市，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

林欣华和洪嫦秀坐在白漆铁椅上，透过路边的树间空隙，仰望着无云天空晶晶闪亮的星星。两人在这雅洁闻名的中山北路行人道上，已整整坐了一个晚上。看尽了车来车往，看尽了游人归去，她们两个还在默默的坐着，无法解开那不知从何说起的沉默。

“林欣华！”嫦秀叹息了一声，偏过头看着她的同伴：“你有什么打算呢？”

林欣华吸了口气，站起身来伸着懒腰，抱着双手站在嫦秀面前：“找工作做！”

“我觉得你可以再试试私立大专学校，或者再补习一年，明年再考！”嫦秀仰头看着她。

“嫦秀！”林欣华笑了：“你不是不了解我的家庭状况。私立学校、补习班那里是我能去的！我如果不那么自私，我如果肯牺牲自己，你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象我邻居家的女儿一样，下海去做舞女！”林欣华两眼发着象星星一样的冷酷光芒，脸板得象青玉一般。

“你好可怕！”嫦秀真吓怔了，舞女和她同学这两个名

词应该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，尤其是林欣华，她们班上的佼佼者。

“怕什么！”林欣华向嫦秀皱着眉：“我说过我自私，我不肯牺牲！你听不懂呀！”

“你有这个想法就够可怕的！我们学校那么多老师器重你，喜欢你，你如果真想不开去做了舞女，那多伤人心！”嫦秀的眼泪都快掉了下来。

“你好好的去哭一哭吧！”欣华嗤之以鼻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不但想了，还实实在在想了好久。从看完榜就想到现在。”

“真没道理！你在班上功课比我好很多，你反而落了榜！”嫦秀满脸的惋惜：“你要是真……”

“好啦！”欣华叫着：“跟你说过我不会就是不会！我不能跟邻居家的女儿比，她跟小太保混得打了胎，不做舞女也是那么回事！我！我要走出另外一条路来。”

“没有大专学历，你能找什么工作？”嫦秀愁眉苦脸。

“靠头脑！靠体力！我什么都做！”欣华说。

“我还是希望你明年再考，就算你不上补习班也会考得取，今年你没交考运。”嫦秀由衷的说。

“我会考！考社会大学！”欣华拉起嫦秀：

“别这么垂头丧气的！洪嫦秀你等着瞧，十年后，我不会比你们上榜的人差！”

“你本来就不差。”嫦秀说：“你是缺乏考运。”

“你真会胡说！”欣华顺着树影斑驳的行人道走着：“我这次落榜是有原因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得失心太重”欣华抬起头看着空荡荡人迹稀少的街

景：“我早就知道，我如落了榜就跟大专学校绝了缘。这种心情害得我拿着笔直发抖，一个字也不敢写。答得太详细怕改考卷的老师不耐烦；答得简洁又觉得不够，再加上考前整夜整夜的失眠了十多天，坐在考场里，我脑海里连一个字都没有，有一道历史题，郑和下南洋几次？你知道我怎么答的？”

“我们在学校的模拟考试也考过呀！”

“我答得很扼要：七次！”

“你——”嫦秀站了起来：“应该是：第一次到——”

“我那时心想，题目怎么问就怎么答，至于我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些：第一次到了那里，有些什么收获，第二次到了那里，我想这些都是多余的。题目问几次？我就答几次。非常简单，两个字：七次！”

“你那样答当然拿不了什么分数。”

“每一科都是这样的！左思右想，弄得一塌糊涂！能考得取吗？”

“这并不表示你不会、不知道，你是太紧张了！”嫦秀说：“所以明年你再考，一定考得上。”

“不考了！”欣华轻轻叹息着：“我要专心做事，行行出状元。”

“我向来说不过你。”嫦秀说：“你不会采纳别人意见的。”

“不是不听！”欣华笑了：“你们的意见我早就知道了，考虑过了。”

“你妈妈，伯母那边会怎么说呢？”嫦秀说。

“你知道我妈妈的，一个标准的老式妇女，抱着个三从四德不敢松一点点，”欣华孺慕的笑着：“我哥哥二十一岁

啦！她可有了依仗了！爸爸死了之后，她本来就凡事跟他商议，现在更把他当个能拿主意的人啦！”

“我看是没人治得了你了。”嫦秀完全放弃。

“上等人自成，下等人管成人！不一定非有人治呀！”欣华冷冷地说。

嫦秀默默的踩着红砖，慢慢的走着，在这闷热的深夜里，她第一次体味到世事的不常，人际的变迁。林欣华这次落榜，脱离了她们的生活轨道，另辟了人生的途径，她不知道怎么样去维持她们以往的友谊。

“叫车回去吧，太晚了！”林欣华说。

“我家里知道我跟你出来的，晚点回去没关系。”嫦秀说：“我先送你回家，我再坐车，我们走路，纪念我们这段友谊！我知道，我进了大学的门之后，你会疏远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林欣华停下脚步，认真的看着她：“你以我一定会自卑吗？”

洪嫦秀被她问得怔住了，她在心里盘算了半天似是而非的感觉，被林欣华赤裸裸一语道破，她当时就无法回答。

林欣华拍拍她的肩膀，安抚着她：“事情不是一加一就等于二的，我是个不容易归类的人。”

“那你还能象以往一样，和我们吃小馆看电影吗？”洪嫦秀高兴了。

“我尽量！”林欣华说：“在社会上受了窝囊气，受了委屈，我不找你们找谁诉苦。”

洪嫦秀的眼泪霎时就不争气的流了出来，好象林欣华已受了委屈似的，她哽咽着说：“你可别忘了！”

“就凭你这份德性，我还能找你诉苦？你真气死我，眼泪说流就流！也好！等我受了委屈哭不出来的时候，一定找

毒蛇，蜇死了。①金字塔下司芬克斯石像望着这一切微笑。笑着笑着，笑容顿敛了，那个科西嘉的黑蛮子带千军万马冲过来了。那黑蛮子剑头遥指金字塔在马上狂喊：“兵士们！四千年历史在看着你们！……冲啊！冲啊！往阿拉伯冲！往印度冲！往东方冲！冲呀！冲呀！冲呀！”这个黑蛮子变成凡尔赛皇宫的主人了。全欧洲颤栗了，这个黑蛮子忽然又变成圣亥勒那岛上逛膀子的无业流民了。这个流民每天最得意的事，是躺在河边上，拿起一块块鹅卵石，投到水里，投完一块，他浑身一阵大笑。当凡尔赛宫主人躺在水边投石子时，全欧洲疯狂的举行胜利舞会。梅特涅狂欢，沉醉在维也纳黑啤酒里。不知何时起，梅特涅先生突然从沉醉中惊醒了，他象胡子失火似地跳起来，嚷着：“不行，不行。一个新妖怪在欧洲出现了。那个犹太大胡子又在台上对工人叫‘剩余价值’了。”梅特涅决定与这新妖怪搏斗。但上帝拍拍梅特涅的肩膀：“先生，你太老了。你可以休息了。”梅特涅被上帝找去做伴了。但千千万万大大小小梅特涅象雨后蘑菇似地长出来。他们要打杀这妖怪。这妖怪却冲入克里姆林宫了。啊，可怜，可怜，瞧那个伯爵夫人！她在哈尔滨咖啡馆门口拉中国男人了。不成！不成！妖怪还得冲！连金字塔四周土人都在嚷“剩余价值”了。他们不仅嚷，并且吼：“英国高帽绅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”……啊，金字塔！你永恒的金字塔！奇奥普斯大帝在你膝盖上睡过懒觉，亚力山大在你四周溜过马，凯撒借你身边幽会谈情话，拿破仑戴白色高帽穿白色大袍骑大骆驼在你面前扮土耳其人，邱吉尔

① 古埃及女皇克里奥帕屈，姿容绝世，才慧过人。为争皇位，求救于罗马大将凯撒。时年十九。籍献埃及锦毡，藏于毡中。凯撒展开锦毡，发现一美丽少女，为其艳冶所夺，遂助其复国。二人狂恋达数年。凯撒死后，安东尼大将继长罗马，视克如女神。在埃及乐不思蜀，留连忘返，风流韵事，传遍尼罗河畔。终被渥大维所叛，自杀于埃及。安东尼死后，克亦以小毒蛇自杀而死。

火莹莹的窗子丢了过去，一边厥着嘴唇吹起了口哨，靠在墙上等着。不久她听到开门声，她立刻停止了口哨声，一股委屈的热泪，急速的直向上涌，她咬着牙，努力的克制着自己。一动也不敢动的倚在墙边，等着人家已站到她面前了，她才抬起她蕴藏着痛苦、干涩、火炽的双眼。

“你终于回来了！”叶济荣抱着双手，低头审视着她：“你家的人还以为你自杀了！”

“自杀！”林欣华直起腰来，逼近着他问：“你以为呢？”

“我向他们担保绝对不会！”叶济荣笑了。

“抱歉！”林欣华说：“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给我补习。你看，你加了半天油，我还是失败了。”

“该怪我花的时间不够！”他拉过她的手来安慰着：“不要紧，我还有一年的时间给你。一年绝对够了！”

“谢了！”林欣华不愿多说，她换转了个话题去问他：“毕了业，入伍，然后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还关心别人。”叶济荣注视着她，这个邻家小女孩真是浑身充满了活力，在月光下竟发散出太阳般的灼热。

“你该回答我的问题。”欣华觉得济荣手上的汗水已湿透她的手心，她又用力些紧紧的握住他，她一向是需要他的力量的。

“两三年后的事，现在很难说。”济荣闪躲着，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她，他已经在准备到美国去深造了。

“你们学校里的学生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出国继续念书的。”

济荣松开了手，拿出块手帕来仔细的擦着，他从来没有骗过人，当然更不会选她为第一个被骗的！

“下学年度，我不只要帮你考上大学，我自己也会准备参加留美考试。”

欣华回头藏去脸上失望的流露，慢慢的走向自己的家门，一边侧着脸勉强的笑着：“吴芹芝呢？”

“她毕了业先走。”叶济荣不知为什么，今晚就是不愿意在她面前谈到自己，他第一次觉得她已不是个小孩了，她也有颗少女的敏感的、容易受伤的心灵，而自己平坦顺利的前途不啻对她是个讽刺。

欣华推开了虚掩着的家门，跨了进去，回过头来，满脸苦涩的看着他：“再见！”

叶济荣觉得突然不忍，他赶过去一步，扶着门诚恳的向她说：“今晚别想太多！睡一觉，明天——”

“这不是一件明天耸耸肩就可以过去的事。”欣华说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已走到人生的三叉口来了。洪嫦秀，你，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条路，而我的最艰苦。”

“你只是晚了一点，慢了一年，你会追过我们的。”济荣笑着：“我对你说过无数次，你具有不寻常的活力与智慧，你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。”

“超不超得过是一回事，不能同路是另一回事。”欣华低着头压着嗓音说：“从今以后你们的路上都没有我。”

济荣突然有被电击的感觉，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，明明听出了欣华话中的弦外之音，一时之间却噤若寒蝉，知道说什么都不恰当，他绝不愿伤害她！

欣华抬起头来，就着当头的月光，仔细观察济荣脸上的每根线条，他那慎重戒备的神色，象那张没有刊登她姓名的

录取榜一样，当着她的面，深深的刺伤到她心里，她硬了硬心肠，向他伸出手去：

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忘了这半年来帮我的‘免费’恶补。”

济荣立刻恢复了轻松，他双手握住她的手，他几乎要感谢她没有拒绝他的友谊：“还有一年的恶补，从明天就开始！”

“等我——”她把手抽出来，在头旁画着圈子：“我会通知你。”

“对！先休息几天，我们再来排功课表。”济荣说：“再见了，我等你通知哟！”

“好！再见！”欣华痴痴的看着他。

“好好睡，别多想！”济荣强迫着自己提起脚步，离开她：这个小女孩，今天真够受的了！

欣华开了门，听着济荣的脚步声逐渐远去，她踉跄的向前走了两步，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，把脸伏在膝盖上，慌乱的心里一声声的呐喊着：

“我怎么办？”

“我怎么办？”

她无法承受这双重打击，失学和失恋同时当头压下，她实在招架不住了！

失恋！

她大吃一惊的轻声问自己：她在恋爱了吗？她怎么承认自己在恋爱了呢？她从来不承认的，她不屑这样承认的！她会爱上叶济荣吗，那几乎是从小一起伴她长大的笨男生！她跟她完全是两个绝对不相同的人！就是连叫他给自己补习，都有很多寻他开心的成分在内。而她这种昭然若揭的心态，

又忍不住的挂在谈笑之中，连吴芹芝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只有叶济荣那大傻瓜还认真的一本正经的给她讲解演算。惹得她常常避开他的视线，乘他聚精会神的时候，她会向在场的人做鬼脸，招来一阵阵的窃笑，而叶济荣竟浑然不觉。可是这并不表示她不接受他的补习，她仍然按时按点来他家找他，和他在一起，她那活跃飞扬的心总会得到一些宁静的安慰，她盼望着补习时间，她只知道她越来越盼望补习时间来到！

直到有一天她才发觉，叶济荣的一切，对她已发生了操纵她喜怒哀乐的能力。她已经深深的把他印在心上，而不愿失去他了。

有一次她兴冲冲的去找他补习，碰到他正往外走，看到她轻轻松松的向她说：“我正要去告诉你，今天不补习，我就要出去。”

“不行。”她冲口而出：“我正有好多问题要问你。”

“那……”叶济荣被她吓了一跳：“我明天给你补补，吴芹芝今天过生日。”

“吴芹芝！”她终于领略到，原来吴芹芝可以随时把他从她身旁拉走。

“明天，好不好？明天！”叶济荣拍拍她的肩急急的走了。

她浑身冰冷，轻微的颤抖着，她的心象浸在盐水里一样的紧缩着，她知道自己在嫉妒，这才真正大吃一惊！自己在恋爱了，莫名其妙的爱上了个一点也不爱她的人。但是她不承认，她不能承认！

今夜在月光明亮的小院里，在低低的屋檐下，矮矮的台阶上，她承认自己失恋了！